

中国文化的出路

The Outlet of
Chinese Culture

陈序经 著

她的問 題，
豈非 根本在文化
上面么？她的病豈
非在我們前 人所
叫做的“體”，而
不 在有無人家

她的問 題，
豈非 根本在文化
上面么？她的病豈
非在我們前 人所
叫做的“體”，而
不 在有無人家

她的問 題，
豈非 根本在文化
上面么？她的病豈
非在我們前 人所
叫做的“體”，而
不 在有無人家

她的問 題，
豈非 根本在文化
上面么？她的病豈
非在我們前 人所
叫做的“體”，而
不 在有無人家

她的問 題，
豈非 根本在文化
上面么？她的病豈
非在我們前 人所
叫做的“體”，而
不 在有無人家

她的問 題，
豈非 根本在文化
上面么？她的病豈
非在我們前 人所
叫做的“體”，而
不 在有無人家

研究所谓东西文
化，而寻出一种办
法以为中国文化前
途计的人，大约不出
下面三个派别：（一）
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
化的。（二）主张复
返中国固有文化的。
（三）主张折衷办法
的。本书的旨趣，是将
这三派的意见，来做一
个比较的研究，而寻出
哪一条途径。

中国文化的出路

The Outlet of
Chinese Culture

陈序经 著

她的問 題，
豈非 根本在文化
上面么？她的病豈
非在我們前 人所
叫做的“體”，而
不 在有無人家

她的問 題，
豈非 根本在文化
上面么？她的病豈
非在我們前 人所
叫做的“體”，而
不 在有無人家

她的問 題，
豈非 根本在文化
上面么？她的病豈
非在我們前 人所
叫做的“體”，而
不 在有無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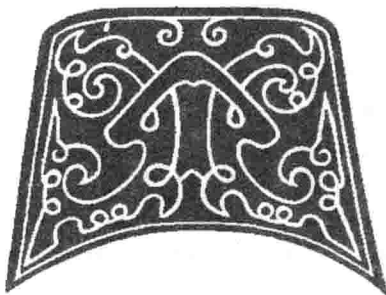
她的問 題，
豈非 根本在文化
上面么？她的病豈
非在我們前 人所
叫做的“體”，而
不 在有無人家

她的問 題，
豈非 根本在文化
上面么？她的病豈
非在我們前 人所
叫做的“體”，而
不 在有無人家

她的問 題，
豈非 根本在文化
上面么？她的病豈
非在我們前 人所
叫做的“體”，而
不 在有無人家

她的問 題，
豈非 根本在文化
上面么？她的病豈
非在我們前 人所
叫做的“體”，而
不 在有無人家

她的問 題，
豈非 根本在文化
上面么？她的病豈
非在我們前 人所
叫做的“體”，而
不 在有無人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的出路/陈序经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朗朗书房·文化要义丛书)

ISBN 978-7-300-06057-6/G·1218

I. 中…

II. 陈…

III. 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6279 号



文化要义丛书

中国文化的出路

陈序经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2

编辑热线:010-51502017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150 mm×229 mm 16 开本

印 张 10.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85 000

定 价 18.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中国文化的出路》与《东西文化观》是陈序经教授在文化学术思想方面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一度引起全国范围的中西文化论战。今天,如何看待我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和西方新学,仍然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这两部书中,陈序经先生深入而全面地介绍了 20 世纪初期对待中西文化问题的三个派别,即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主张折衷办法的。

作为中西方文化问题上一个派别的主要代表,陈序经教授的理论观点有着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此次编辑这两部著作,我们力求保持原作者的语言习惯,对当时的一些用字习惯、人名地名以及所引用的外文等,未予改动,而主要纠正了一些错误的标点、错字、异体字等,必要的地方加上了一些编者注。

序

序经先生这回把中国人这三四十年来经过很大的辩争的“欧化”问题，造成一部有系统和批评的研究的著作，凡是关心这问题的人们，想无不感觉喜悦地欢迎。

大概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一临到东西文化问题的讨论，他们的论据，很难免去主观和成见的成分——像在这书里被批评过的许多随随便便意见的结论，但序经先生在这书里的努力，却是从批评的社会科学的立场下论断，使东西文化的问题，也渐进于严格科学的领域。我以为这本书的贡献，就在这里。

教室里的经验告诉我们，时至如今，还有许多青年同学们，对于今日中国必须要走欧化的活路的理由，尚常常发出有疑惑的质问。我们今后的答复，可以很简单的说：“看看这本书，就可以十分明白了！”所以这回劝序经先生

将这书付印出版,因为我以为这本书,可以说对于我们的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理论的总结算。

本来中国的需要彻底欧化,早已过了理论的时代,遑言疑惑?自鸦片战争以来八九十年间,已成为一个中国的切身的实际问题,关系我们民族国家的治乱安危。我们过去欧化运动史上的“同治中兴”(一八六四)不如人家的“明治维新”(一八六八)的彻底,我们的曾、李诸名臣,不及人家木户、大久保等的开通,我们的士大夫阶级,不如人家武士阶级的坚决,我们的遗老遗少,亦无多量的对于新教化的兴趣。所以自从甲午以至到现在,不知吃了多少次亏,弄到今日我们的国家亦太不像样子了。

“这虽广大而不得富强的中国,有发明而不能进步的中国,深于迷信而无信仰的中国,家法森严而风俗颓败的中国。”(法人 Paul Valery 语)

她的问题,岂非根本在文化上面么?她的病岂非在我们前人所叫做的“体”,而不在有无人家的“用”么?所以我们说除了形而上形而下地彻底欧化外没有甚么法子可以解决这个许久成为悬案的“中国问题”。

但是我们主张全盘接受欧化,当然要首先注重欧化的创造方面的活动,如创造新文明、新经济、新国家、新制度、新教育学术、新艺术等,这亦可以叫做文化的正业;至于享

乐和玩耍方面的欧化活动,乃文化的副业,当以正业的成功和进展为权衡。就是中国人不只要会坐汽车,还要会造汽车,不要一个人有数辆汽车,而还要多数人有公用汽车或电车的逻辑,这涵义也不妨临末提明。

卢观伟

二十一,三,三十,南大。

代 序

受颐二兄：

忍耐和勉强的静埋案首两个星期，现在也算做能把前信所允许的稿子，呈上你看了。从岭南到燕北，虽是长路悠悠，然我总能想到你看它时，免不得又要说道：“序经你又来谈大题目了！”但是我竟然出大题目来。我想大题目固不易做，小题目更是难写。三年来，我差不多每天都费过十多个钟头去研究主权能分论，不但是欧洲公园的瑞士没有时间去领略，连了人家每月一次送来的 Staat - soper 的入场券，我也抽不出空暇来陪我妻去听听。至今稿子已积有两三尺，我也颇信对于这问题有了多少把握，然直到了现在，还是写不出来。我且恐怕再过了三年，也会还是写不出来！

然而这一次我竟冒昧的写出大题目来，这并非没有原因的。

第一,我在德时,无意中写了一篇约有万五千字左右的同这题目的文章,登在《社会学刊》。我写这篇文时,不外是信笔所之,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是回国以来,观伟兄再三要我印成单行本,给与学生们看看,以便了解我们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我检阅一过,觉得尚须略为改变;无奈下笔后,好像难于自休;同时绝对没有去学人家著书立说、传之后世的志愿,但我终于写出一本七八万言的书来!我本来是糊里糊涂的写去。写完后翻阅一过,除了个人的观察持之甚力外,只觉得百孔千疮,配不上把来发表。然而寒假的空间只是有两星期,开学后免不得为功课所缠。而且去年在欧时,呻吟于病院者数月,医生要我至少须静养年余,每日工作又不能超过六小时。假使要我再把这些稿子来抄一回,已是一件很不易的事,要我去搜集材料,来做有研究性质的文章,这是目前我绝做不到的。

第二,东西文化的接触,已有了数百年的历史,但是国人对于这问题的研究,却是十余年来事。片断的文章之发表于各处者,除了翻译者外,自著的并不算多。至于著之成书者,除了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外,再也找不出来。然而梁先生不但是自己打了自己的嘴,他的结论正和我们的见解处于对峙的地位。梁先生的书出版到今,已有了十余年,这么长的时期内,竟没有人去写第二本,中国知识界的饥荒,一至于此!我未尝不觉到像我这样的门外汉,来做这么大的题目,是一件很不幸的事,然假

使我而能“抛砖引玉”，也要算做不幸中之幸呵！

第三，我父亲今年正是俗人所说“甲子回头”。他六十年来生活，太辛苦了！然他二十余年来能备尝苦辛来育我和教我，在叻，在穗，在沪，在美求学，他还觉得不够，而要我由美直赴欧洲，再做数年工夫。后来因二弟夭殇，由美返国。这时南洋生意已再维持不下，然他仍是努力，使我继续他的素愿。我在欧时，早想将比较有点心得的主权能分论写成一册，来恭贺他的生日。但去岁因病返国，中辍不写，且听他说过：前数年所刊行的《现代主权论》一书，因为是英文，他连一句也不懂。我想旧式的庆祝，既非我所主张，亦非在中国今日赖“舌耕以糊口”的人所能为，假使把他个人的薄薪来替我做门面，不但他不喜欢，也非我所当为。我思量再四，迫得把这本书来做我的礼物去送给他。我想这些礼物，也许一文不值，但却是我半点努力的真东西；是我自己的东西，把来给与他，无论外人怎样鄙视，他总是肯受的。这个原因，差不多可以说是我把它来出版的最重要的动机。

我的文章的缺点，我的词句的芜杂，我的思想的紊乱，免不得要令你和我兄不满意。不过我的信仰和结论，却是你们所赞同的。其实，是你们的。我不过是拾了你们的余唾罢了。假使万一这本书而有半点出版的价值，我是要格外感谢你们两位；要是没有出版的价值，那是我的领会不到，记性不好，弄错了你们的见解罢了。

素芬曾费了不少的钟点来把这稿抄起来,她说用不着我去感谢她,因为这也许算做她对于家翁的寿辰的半点贡献呵!

弟经上

廿一年一月廿八夜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	(1)
代序	(4)
绪言	(1)
第一章 文化的根本观念(上)	(2)
第二章 文化的根本观念(下)	(20)
第三章 折衷办法的派别	(39)
第四章 复古办法的观察	(62)
第五章 全盘西化的理由	(85)
第六章 近代文化的主力	(109)
第七章 南北文化的真谛	(130)

绪 言

研究所谓东西文化,而寻出一种办法以为中国文化前途计的人,大约不出下面三个派别:

(一)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

(二)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

(三)主张折衷办法的。

本书的旨趣,是将这三派的意见,来做一个比较的研究,而寻出哪一条途径,或是哪一种办法,是我们今后所应当行的途径,或是所必需采行的办法。但是这个问题未讨论以前,我们应当对于文化本身上有充分的了解;因为假使我们对于文化本身尚没明白是什么,而去研究东西文化的问题,正像不懂哲学是什么,而要谈谈东西哲学的问题一样。

第一章

文化的根本观念(上)

一、文化与人类

人类是文化的动物。有了人类,必有文化。文化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同时发生的。这一点自从比国的人类学家路杜氏(Rutot)等发见所谓前石器时代的遗石以后,一般人类学者似没有怀疑的态度。但是有些人相信,人类曾经过一个没有文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人类是一种爬树的动物,而与其他的高等动物没有什么分别

处。^① 我们对于这种见解,是不能表同意的,因为若是人类是文化的动物,他必定有创造文化的能力;若有了创造文化的能力,则人类在最初的时期,无论其创造的文化如何简单,总不得谓其没有文化。并且所谓没有文化的人类的时期,不过是一种臆说,在历史上既找不到证据来,而在现在所生存的人类里,无论如何野蛮,如何不开化,也找不出是完全没文化的。

事实上,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文化。但是人要是创造文化,他必然已经是人。要是他不是人,他绝创造不出文化来。所以人之所以异于其他的动物者,也可以说是因为前者有了文化,后者没有文化。我们这样的去区别人类和其他的动物,也许会引起一般人的疑问。他们以为飞禽像鹦鹉,能学人类说话,鸡鸽能做十二音,狗能做十五音,角牛能做二十一音,猴子能做二十音。这种声音言语固然简单,然与人类的言语,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没有种类上的不同;因为一般普通的人类若是没有受过教育,其所用的言语也不过三百字。^② 言语是促进文化的原动力,而且是文化的特征,动物既有了言语,则动物不能说其没有文化,而人类和其他的动物的区别处,并不在于有文化和没有文化了。不但是言语非人类所独有,就从文化的他方面

① 比较 F. Müller - Lyer: Phasen der Kulture, 1908, 第一册第二章。

② 参看 Müller - Lyer 同书同处。

看去,动物也非完全没有的。比方:飞禽能做巢,猿能用木杖行路,能掷石及有刺的果实于其敌人的头上,又能用石打破有壳的果实。此外又如人猿能用树枝来造简单的住屋,均足以表示动物有创造文化的能力。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人类之所以异于动物者,决不能以有文化与否来做标准。

我们以为动物中像人猿等,只能做有情绪的呼喊,没有表示意思的言语。^① 人类言语的发达,是赖于群居。换言之,群居为言语发达的重要条件。动物的群居能力是有的,而且群居是高等动物的普通现象,然动物终不能使其所发之音,成为有意想的表示,且不能像人类一样,因群居而使其情绪的呼喊发达为复杂的言语,可知言语决非动物所有。同样,鹦鹉的学习说话,固然能说人类有意识的简单语句,然它们所模仿的语句,它们究竟是否知道其意义是什么,很是疑问。而且它们自己既没有能力去创造言语,所谓它们能学习言语,恐怕不外是没有意识的模仿罢。赫德(Herder)说得好:“言语是人类的所有物,而且是人类的权利,惟有人类,才有言语。”^②

同样,动物像飞禽能做巢,及其他的高等动物能做简

① 参看 Yerkes 教授的 *Chimpanzee Intelligence and Its Vocal Expression*, 及 *Almost Human*。又 Ellwood 教授的近著 *Cultural Evolution: A Study of Soci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 1927, p5。

② 参看 Ratzel 的 *Völkerkunde 1885—1888* 英文译本, *The History of Mankind*, 1896 Vol. I, p30。

单的技艺及物品,大约不外出于所谓本能的动作,却非理性化的创造。所以他们所创造的东西,永远是没有法子去改变,没有法子去学习和模仿他种动物所创造的东西。因此,严格来说文化乃是人类所独有的。^①

文化固然是人类所独有的,但文化的发生及发展,必赖于人类的努力创造。设使人类而专靠着天然的生产供给,以维持其生活,不想努力去改变环境,则文化决不会产生和发展。所以文化的产生及其发展的程度如何,是与人类是否能够努力,及其所努力的程度如何,成为正比例。人类所以要努力去创造文化的主因,大约是适应时代环境以满足其生活。因此,文化可以说是人类适应时境以满足其生活的努力的工具和结果。

人类因为有了创造文化的能力,他们也有了改变、保存及模仿文化的能力。他们若觉得他们的文化有缺点,他们可以改变之。他们若觉得他们的文化比他人的文化好得多,他们可以保存之。他们若觉得人家的文化比较他们自己的文化高一点,他们可以模仿之。

我们已说明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改变者、保存者及模仿者,但是这处所说的人类,究竟是多数的“人”,还是“个独的人”呢? 人类学者像卫士来(Wissler)似以为文化的

^① 据 Ellwood 教授说:“所有关于一切证明动物有文化的尝试,直到现在只有失败,没有成功。”参看他的 *Cultural Evolution*, p4, note3。